

作家残雪入围2019年国际布克奖长名单

《新世纪爱情故事》引外媒关注

近日,作家残雪凭借长篇小说《新世纪爱情故事》,入围2019年国际布克奖的长名单。她也是本次唯一入围的中国作家。此前,阎连科、苏童和王安忆也曾获得国际布克奖提名。

国际布克奖是年度评选的文学奖项,评选对象是全球翻译为英语的优秀小说,奖金为50000英镑,由作者和译者平分。获奖作品《新世纪爱情故事》曾发表于2012年第6期《花城》,去年11月被翻译为英文出版。国际布克奖官网介绍:《新世纪爱情故事》描述了爱的许多伪装:讽刺、悲剧、短暂、持久、模糊、充实……而这一切都是在东西方商业与工业、欺诈与剥削、性与浪漫的万花筒式的背景下进行的。

最近,作家残雪六卷本精装读书笔记也出版了。全书总字数近一百五十万字,是残雪近二十年间创作的一系列文学评论、读书笔记的首次结集亮相。其中可以读到残雪对但丁《神曲》、莎士比亚悲剧、歌德《浮士德》、博尔赫斯、卡尔维诺、卡夫卡的经典作品等进行的全景式、全方位、细致的文学评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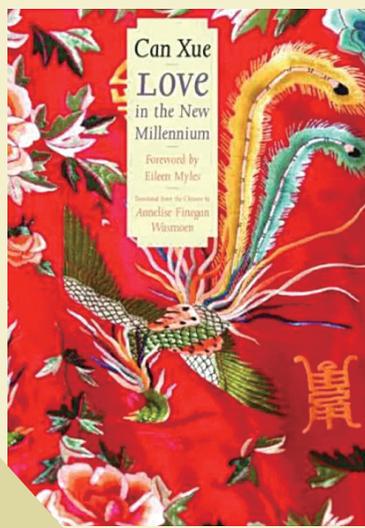
关于文学阅读,残雪说:“要进入深层次的阅读,还是需要花大力气的。就看读者愿不愿意提升自己的素质。如果愿意刻苦钻研,就会使你获得更大更过瘾的精神享受。如果你是一位具有现代文学艺术的底蕴的读者,这种有意识的训练决不会没有回报。”

(本报综合)

● 作者名片

残雪,本名邓小华,1953年生于长沙。1985年1月首次发表小说,至今已有700多万字作品,她被认为是中国“先锋小说”的开创者之一。残雪还是在海外被翻译出版最多作品的中国作家之一,作品多次被美国、日本等国收入世界优秀小说选集。2008年,残雪的七个中篇和短篇被收入日本大型丛书系列《世界文学全集》;2015年,长篇小说《最后的情人》获得第八届美国最佳翻译图书奖;2017年、2018年长篇小说《边疆》和《新世纪爱情故事》又先后在美国出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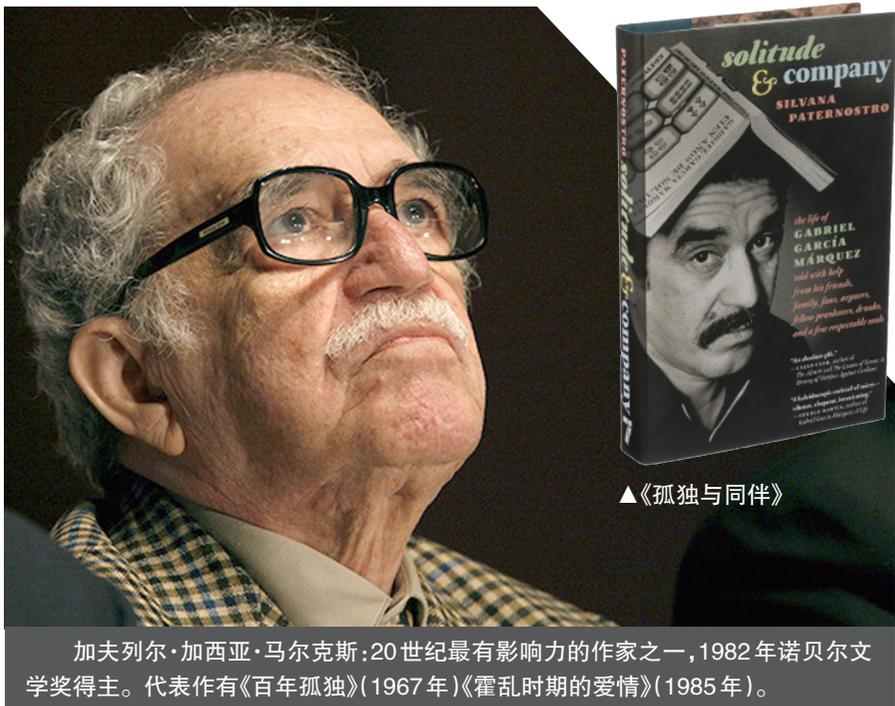
《新世纪爱情故事》



《新世纪爱情故事》以爱情为主题,讲述了一个荒诞而具有超现实色彩的世界中,一群卑渺小人物的故事。《纽约时报》评论该书,“在一个看似病人膏肓的世界中创造了新鲜的语言”。这本小说同时体现了残雪在写作方面的哲学追求,无论是主人公翠兰还是其他的女性,她们在追逐爱情的同时也在追逐着不可见的精神自我,在回乡的旅程中接触到现实,而在叙事的走向中,这些看似现实的情节又具有了超现实的荒诞色彩。

去年11月,这本书被翻译为英文出版,引发了国外文化媒体的关注。《巴黎评论》刊登了《新世纪爱情故事》的评论,称残雪的这本小说具有“一个盘旋的、非结构性的叙事”,“这种形式非常累人。那么有什么乐趣呢?那就是幽默和惊喜。这是一种坦率的诗意存在。此外,因为事物的不断重复,我作为读者的敬畏感也不断增加。这本书就像一个花瓶,它的形式更加重要”。

一本新传记,讲述朋友们眼中的马尔克斯



▲《孤独与同伴》

加夫列尔·加西亚·马尔克斯: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,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。代表作有《百年孤独》(1967年)、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(1985年)。

最近,出生于哥伦比亚的美国记者西尔瓦娜·帕特诺斯特罗出版了一本关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尔克斯的新传记《孤独与同伴》。在这本书中,帕特诺斯特罗讲述了马尔克斯成名前后的人生故事。在创作这本《孤独与同伴》过程中,她从马尔克斯的几位密友那儿了解到,马尔克斯非

常迷信,也重视对自己隐私的保护。阅读这本传记,就如同在与马尔克斯熟识的人们那里,秘密倾听他的故事,其中也包括一些有趣的八卦,以及如何写出杰作。

西尔瓦娜·帕特诺斯特罗出生于哥伦比亚的巴兰基亚,在这里马尔克斯有很多朋友和作家同行,他们中的一些人也成为

了小说《百年孤独》中的角色。后来西尔瓦娜·帕特诺斯特罗搬到了美国,还曾参加过马尔克斯指导的一个三日新闻工作坊。

在《纽约时报》最近刊登的采访中,帕特诺斯特罗表示自己从2010年打算开始写这本书,2014年它的西班牙语版出版。“但我很早就开始有意无意地构思这本书了。我在《百年孤独》诞生的那个城市出生成长,我知道很多关于他和他朋友们的故事,他们是一群放浪形骸的狂徒,就像美国“垮掉的一代”诗人一样。”

帕特诺斯特罗从小跟马尔克斯的生活圈子并没有那么远,甚至有一些联系,“每个人都有机会遇到马尔克斯。”她能比较容易地找到那些跟马尔克斯认识的朋友们,但她也知道马尔克斯的朋友们不会背叛他的友谊,所以没法从他们口中得知更多。帕特诺斯特罗最初的计划是做一个关于马尔克斯的口述史,后来这部分内容发表在《巴黎评论》上。

一直到2010年,一个偶然的的机会,帕特诺斯特罗在墨西哥城一家博物馆的开业典礼上看到了马尔克斯。当时现场有几千人,包括墨西哥总统和墨西哥首富。帕特诺斯特罗好奇地想到:“这个现在成为我们拉丁美洲的约翰·列侬的人,到底是谁?我想这本书就是从那一天开始的。我意识到要完成一部口述史,我需要

更多的材料来填充到这个结构中,所以我开始了第二轮采访。”

在写作这本书时,最让作家意外的发现是,她为马尔克斯的迷信程度而吃惊。“他从不参加任何葬礼,即便是他朋友的葬礼。有些人也许会羡慕他不用出席葬礼,但实际上他真的很迷信,并且害怕葬礼。”

尽管完成了一本特别的传记,但帕特诺斯特罗不认为自己算是一个马尔克斯专家。“我只是对他很好奇,想要了解他在成名前是怎样的一个人,后来又成为了怎样的人。但就在我满足好奇心的过程中,我成为了所有那些奇妙故事的储藏库,并且觉得我有义务去分享它们。”在英文版中,帕特诺斯特罗加入了一些内容帮助读者了解哥伦比亚。它最终成为了一部解释这片土地上的音乐、暴力和性格气质的书。“在我的成长过程中,哥伦比亚曾经是一个红色警报,告诉我别回去那里。而现在哥伦比亚成为了一个旅游的目的地,而我的书,虽然并不是一本旅行指南,但它却是前往哥伦比亚的旅途中非常适合的一位同伴。读了我的这本书后,如果读者能产生再读一遍马尔克斯作品的想法,那就再好不过了。这本书早已跳出了我当年的那篇杂志文章的范畴,它包含的事物更为斑斓美丽。”帕特诺斯特罗说。

(澎湃新闻)